

詹詹集

自序

北平夜話發表以後，識與不識，咸來問訊——姓，作者之姓也——

並要我多寫一點文章，我當然受寵若驚，於是更放膽地寫。半年下去，居然又寫成了這樣的一本。拿給我一個好朋友去看了一遍，他說不壞，其中有些話正是他平日想說而未說出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愛讀者決不止他一人，出版以後，銷路包好，至少他就要買一本，即算我吝嗇得不肯送他。明知他有點故意捧我，但他這套話說得我多麼心癢，我無法制止我自己不拿去出版。不過我還得預先在此告白一下，這本書並不是什麼青年必讀之書，你如果存心要由書本上求得有益而深奧的知識，那末，這決不是一本你應讀的書。再如果你自信是個了不起的人，這本書也決用不着讀，因為滿紙都是些詹詹小言，真不足以當大雅一粲。

是爲序。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作者。

詹詹集目次

自序

談天……………(一)

說窮……………(七)

帽子哲學……………(一七)

假名辯……………(二七)

吸烟閒話……………(三五)

一件長衫……………(四七)

老牌子……………(五七)

也是人生……………(六七)

謀事難……………(七)

兩性大學	(八九)
女權論者	(一〇三)
典型何在	(一二五)
向平的煩惱	(一二七)
記齊白石	(一三九)
退伍軍人	(一四七)
遊蕩者的辯解	(一五七)
逐貓記	(一六五)
初夏的一日	(一七五)
遷居瑣話	(一八五)
洋場零語	(一九七)

談

天

(1)

閒

人的職業就是閒話，閒話的內容是渺無涯際的，所以我們把這種饒舌，叫作談天。如果你把談天，看作專就天時而言，那不僅是坐井觀天，把它的範圍弄窄了，而且還得當心別人見怪。你見面真找不到別的話說，只好擡頭望望天，說一聲今天天氣好，這至多不過是說了一句無意義的話，若進而預測未來，問人會不會下雨，那可了不得啦！因為你簡直把別人視同烏龜了。誰願意戴那頂綠頭巾呢？聰明的談天者，決不就天談天，他談的却是天以下的事，換句話說，也就是專談人間世的事。他可以不管天晴下雨，甚至不管天道如何，只一味談他

人間的愛與憎。秦少游的詞有『瘦殺人，天不管！』之句，風流才子，只知與少女調情，你不管天，天怎樣會管你呢？天所要管的，就是那些奉它爲主宰，而靠它吃飯的人們。

中國有的是游手好閒的人，終日躑躅街頭，不事生產，而他們決不會餓死。他們所賴以爲生者就是天！他們常說：

『天無絕人之路！』

真的，天是有眼的，天是慈悲的。何忍看着這許多良民，活生生地餓死呢？尤其是在這個貧富不均的社會裏，沒有的粒米不得到手，有的吃不完，剩下來都臭了。這豈是天道？中國人決不相信：天會容許這些造孽者的。而對於街頭的游民，也不忍讓他餓死。

我每天在上海街頭走過，總得遇見一些送包飯的擔子，（上海商店裏的店員多半是吃包飯的，）當他挑着那些客人吃剩的飯菜，走到

大街上來，走不到多遠，便要被那街角上跑出來的大漢攔住了去路，肩挑者很解事地停了下來，讓他把剩餘的飯菜完全倒去，然後挑着回店。這種飯菜，在那些流浪者看來便是天賜的。他們取來充飢，用不着向誰道謝。原來客人已經出了相當的代價，那些剩餘的東西，決不應再歸還賣主。無論怎樣吝嗇的小商人，也不能強辭奪理，說這些剩餘應歸他們店家所有呢！

比之上海這種被動的方式，蘇州的酒館確是代天行道了。我嘗薄游吳門，看見有些酒館門口懸着一塊紅牌，上面寫着一個大「天」字。初見時當然不懂爲什麼緣故，後來問了地方上的人，才曉得那是表示有殘羹剩飯要施捨給窮人的意思。

我每想到這件事，就覺得那個「天」字，太有意思了。這無異一句不脛而走的標語：你們靠「天」吃飯的人，趕快來呀！這兒有酒肉！

這種人，我已經說過，是有天可靠不患會餓死的。他們知道人命關天，要死也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他們又知道富貴在天，所以並不用去努力做什麼事業，如果真的運氣來了，他們可以一步登天。去謀有什麼用呢，人儘管去謀，成事却在天呀！

以前的女子嫁了一個丈夫，一切都受着他的支配，可以說她的運命全握在他的手裏，正同我們一般人的運命全靠天定一樣，所以女人的天，即所謂「所天」，便是她的丈夫。

丈夫為什麼可以做定命的天呢？因為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裏，一切的大權全握在男子手裏，所以男子便是天了。雖然這個天是人力造成的。

然而中國人却不承認這是人力。中國人只承認人是無能的。有能力的只有天。大而至於國家的興亡，小而至於個人的貧富，一切自有天

定，人力不能贊一辭。分明是敵人的兵力把我們戰敗了，我們不承認是自己的過失，而偏要說是天意。

敗者既是天降的禍，勝者自然也是天賜的福。那些恃強得勝的人，因此便自稱起天子來。相信自己是天之驕子，可以任意妄爲，於是乎無惡不作，而人民莫可如之何。他爲什麼敢這樣大膽作惡呢？他所恃的是什麼呢？這不外乎是天。人民對於他敢輕而不敢侮，敢怒而不敢言，也仍不外乎是天。因爲天不能言，所以是惡人作惡時的護符，同時又是善人被欺時的慰藉。

『作惡者讓他去作罷。等他惡貫滿盈的時候，自然要遭天譴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便是中國人的天命論。

天命論者到了現在，對於內憂之頻仍，只好連呼『天曉得！』而對於外患之日亟，也只是袖着手低嘆一聲：『天喪予！』

說

窮

(7)

沒

有錢不是一件可誇的事，同時也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不過在窮人之間覺得可誇，走到富人叢裏，又覺得可恥，這也是難免的。自然，我們並不是傾慕富人，否，不僅不傾慕，而且有點恨他，我們恨他的爲人，但不能不羨慕他的豔福，我們輕易地拋了自己的自尊心的，也就在這個時候。

沒有錢的本身並不可恥，可恥的，就是沒有錢的環境。譬如，他們那種豔福，你就得不到。女人絕大的本領，就是用錢，結婚唯一的目的，就是敲錢，錢就是愛，愛就是錢，當她的愛斷之日，正是你金盡之時。有錢你可

以買到愛，買到美，愛的多少，美的高低，都與你化錢的程度成正比例。你沒有錢，當美貌的女人拍賣她的愛時，你簡直不能與別人競爭，眼看着你的愛人，被別人高價奪去，這時你自然免不了要恨你的窮困，而覺得沒有錢的可恥了。

世界上差不多都是窮人，其中只有幾個是富的。要沒有這幾個富人，我們都不會窮了。富人照例是貪客的，只有窮人才可以分讓，窮人有兩個錢的時候，可以分一個錢給別人，富人有十個，百個，千萬個，以至無數個，他也不肯分一個給你，所以窮人永久是窮，富人天天地富，於是乎貧富的階級便形成了。

富人的闊法多半是一樣，窮人的苦境却各有不同。他們生活的方式無非與醇酒婦人並提，不僅富人自己，就是我們窮人，也很容易地想得到。至於窮人的窮法，便有各種各樣，非但富人夢想不到，即身居窮人

之一份子，也不能洞悉這無盡藏的悲慘。至多，他只能曉得他自身的經歷。所以這裏，我只能把我的過去說一點出來。

英國的文人詹洛孟 (Jerome K. Jerome)，他一條領帶結過四天，就覺得窮得不得了。其實，這從我看來，真是太闊了。我的領帶結一個禮拜是常事，一年進一次理髮店，都是不必要的。這不是假話，若是你問既非必要，又爲什麼一年要進去一次呢？這個不瞞你說，人人都愛聽點恭維，我也難免，我一年三百六十日，沒有人讚美過我，只有從這一年一度相見，比我穿得闊幾倍的理髮師口裏，才聽到一句讚美之辭！他的讚美常是隨着惋惜一同出來，因爲他說我是一個藝術家，開始來剪去我那蓬勃而長垂的頭髮的時候，總得說一聲：『可惜呢！大約你蓄了一年罷！』

以上兩點在有些不懂藝術的人看來——我自從聽了那理髮師的讚美之後，我自己也覺得確有幾分藝術氣了——也許要說，這並不

是窮，不過是憐罷了。說餓肚皮是窮，大約人人都首肯的吧？

我從前住在某都會上的時候，家裏常常三四天沒有火。這並不是說不吃飯，也不是說在外面吃飯。飯還是吃，而且是在家裏吃。這時，我充飢唯一的妙法，便是將房裏的窗簾和門，關得漆黑，自己再蜷臥——不是伸直睡的，兩腿必得並屈起來而抵在肚皮上，越睡得久，便越抵得深——其中，醒了又睡，睡而復醒，到了萬無可耐的時候，才起來將熱水瓶裏隔夜由一個銅板煮成的粥，用酒杯倒出來吃。吃了幾杯這樣人間最美的飯之後，便精神煥發，這時窗簾開了，薄暮的日光，和美人的面色一般地照在我的書上。

人到了最窮的時候，自然朋友也少了。你家裏他們決不要來。你去的時候，他們託故不見，縱然巧遇着了，也不待你說話，他一見你便訴苦，（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是他代你訴苦，其實是他對你訴自己的苦）訴

苦是他的一種戰術，他怕你向他借錢，便先來封住你的口。只要你不說借錢，別的都好講話。你寫信給朋友，也總是沒有回信的。你若第一次去信是問他借錢，第二次的信，他多半不拆開便塞進字紙簍裏去了。你若是在街上遇見了他，他一定說信未收到，馬上他說他有要事去，不能和你多談。

朋友既是這樣，許多窮人的生活，只好仰仗於那些冷酷無情的當舖了。當舖專吃窮人，而使窮人感激。若是沒有當舖，我幾次都死成了。人誰不愛生命呢？所以到了絕糧的時候，我便要到當舖裏求他賜以侮辱，他要看看那有最近三日內的郵戳的，朋友寫給你的信。他要調查你的姓氏，和警察盤問犯人一般，最後他還要派人同到你家裏去，看你是否真住在那裏，一切都調查清楚，他才接受你的抵押品，對於那東西他又要仔細地審查。看將來賣出去可以得到多少錢，除了利息，七折八扣，才把